



十三經注疏

左傳十五

5512  
476  
85

八十五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起二十七年 盡二十八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 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

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疏注奐呼亂反與音預下同先悉薦反又如字歃所治反傳至惡下。正義曰案傳諸國大夫及諸侯之身至宋者有晉楚齊秦魯衛陳蔡鄭許曹邾滕并宋為主人凡十四國也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人私屬皆不與於盟為盟而為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也宋為地主法當不序於列故經唯序九國大夫也案傳楚先晉歃則當先書楚傳言書先晉晉有信也是仲尼貴晉有信故先書趙武也釋例班序譜晉合諸



改  
18  
85



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  
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孔奐乃降於蔡衛在石  
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  
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案傳七月之下乃云庚辰子木等  
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則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  
而此會書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發時書  
之十年夏會于相而經書在春注云經書春書始行此亦彼  
之類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剽立衍衍今雖不以  
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 疏 注甯喜至從赴 ○正義曰大夫  
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見殺書名者皆是罪之文案此  
殺喜之傳乃為專而殺之喜之於衍未為罪當死也故杜跡  
其應死之狀弒君之賊於當誅衍雖不以弒剽致討其於大  
義宜追討之故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  
文書其名以罪喜也不以弒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衛  
侯之弟鱣出奔晉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 疏 注衛侯至罪  
以罪兄 ○鱣市轉反又音尊復扶又反

釋例曰仲尼因母弟之例以興義鄭伯懷善弟之心天王縱  
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書二兄以首惡佞夫稱  
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者稱  
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  
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皆是兄害其弟者也  
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書弟則示兄曲也  
是杜以鱣之出奔非鱣之罪故跡其事以為衛侯罪狀也衛  
侯始者使鱣與甯喜言云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如  
是則甯喜專權未為負約而今公患其專政故免餘請殺公  
復緩荅免餘在令殺喜既負其言信又不能友于賢弟使至  
出奔故書其弟以罪兄也昭元年秦伯之弟 秋七月辛  
鍼出奔晉傳曰罪秦伯知此亦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  
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  
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 疏 注夏會至備矣 ○正義曰  
之釋例論之備矣 ○倚於綺反 杜云夏會之大夫者因  
經書在夏故云夏會其實會在秋耳諸國朝會而因有他事  
者皆前目而後凡故此不復序而摠云諸侯之大夫還是夏  
會之大夫也豹去叔孫者傳言季孫以公命命豹使視邾滕  
而叔孫不從不書其族言違公命故貶之也從公之命於理



順也不視邾滕其是也順君之命其禮大不視邾滕為是  
小豹不倚此順道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命貶之也於時魯國君弱臣彊政令出於季氏魯君不得有  
命臣之理臣之小者季氏以己意命之皆不敢不從也叔孫  
豹秉心彊直季氏所憚恐不從己意故假以公命命之諸傳  
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其時魯君未嘗有命此  
稱公命是假可知豹雖心知是假若其即以為真其敬從命  
則國內義士皆將生心必相告云豹是國之大賢我等仰以  
取法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  
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從公之命是為順也如此雖實非公命  
豹但倚此順道以從公命則弱命之君命得顯矣尊君卑臣  
在此一舉比視邾滕未為大失豹乃辨其小是以從己心違  
君之命故貶之釋例曰季氏專魯祿之去公室三世矣制命  
出於私門非國所知也叔孫豹魯之賢臣欲匡難以矯時故  
季孫憚之不敢以己意假公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  
於會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  
請又不辭會而率意政命失命之甚其君眠食於深宮今一  
出命共命之使所宜崇長雖有小失遂而伸之國內固知我  
君之命不可以違則季氏有懼而義士生心君子以豹不倚  
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也杜言

辨小是者豹云宋衛吾匹不視邾滕於理是也  
但比於申弱君之命使臣卑而君尊此為小耳 ○冬十有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今長麻推十一月朔非十二  
十二月則為三 疏 注今長至經誤 ○正義曰此經言十二  
失閏故知經誤 疏 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麻推之乙  
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十  
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麻與  
傳合知傳是 而經誤也

傳一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 使烏

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地來 疏 傳使烏餘具車

使烏餘具車徒者以三國皆具車徒若不使亦具車徒恐其  
驚而覺也且烏餘竊邑諸侯不能治之則烏餘之眾彊也慮  
其迸散欲聚以執之 烏餘以眾出 出受 使諸侯僞  
下云盡獲之是也



效烏餘之封者

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

獲之

皆獲其徒衆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睦於晉

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睦失政而諸侯猶睦

疏

皆取至於晉。正義曰古本亦有不重言

諸侯今定之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天下諸侯以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

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

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

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為賦于偽反注同相息亮反注同 ○衛甯吉苦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甯子不及此

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

祇適也音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

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勿與音預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臣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皆死。注獻公所殺。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彼所殺者皆是公子而此臣是公孫公言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知是爾時死耳亦不知彼所殺者誰是臣之父也 夏免餘復

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穀不書非卿也。復扶又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

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枕之鳩反斂力驗反。

子鮮曰逐我者

出

謂孫林父。納我者死

謂甯喜。納本又作內音納。

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沮在呂反。

疏

子鮮至難乎。正義曰逐我者應死而得生出所以止人為惡賞有功所以勸人為善今賞罰既無章明何

以得為止勸乎刑法也君失其信違信而殺甯喜而國無法賞罰無所章明以此為國不亦難乎言治國難也。且鱣實使之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不肯留。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

者而盟於河

誓不還。使者所吏反。

託於木門

木門晉邑。

不鄉

衛國而坐

怨之深也。鄉許亮反本亦作嚮。

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將誰愬乎

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愬息路反。

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自誓不仕終身。

疏

注自誓不仕終身。

正義曰終身不仕敘事辭也言自誓不仕以終其身故傳言終身不仕也此終身者子鮮之身終也下云公喪之終身者獻公之身終也獻公以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公喪之

如稅服終身

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卒蓋差在獻公之前耳故公喪服以終身也。

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郎反又息浪反稅徐云讀總音歲注同服音吐外反縗本亦作衰音七雷反

疏

注稅即至言終身。正義曰傳云公喪之者言公為之

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稅服。服之輕者案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為稅以聞凶之日為服喪之始其服追過而服之衰麻不為有異何云服之輕者公若依彼稅服法其兄弟之服則還是齊衰期耳何以得云如也杜以其義不通故云稅即總也當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喪服有總衰裳杜麻經既葬除之其章唯有諸侯大夫為天子以外無人服



此服也喪服傳曰總衰者小功之總也鄭玄云治縵如小功而或布四升半細其縵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是總者縵細而希疎也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禮天子諸侯絕旁期計公於子鮮不應為之服獻公痛愍子鮮特為服此服也此服既無月數獻公服之不自云幾月當止獻公尋自身薨至死未釋此服故云終身也兄弟之服本服期耳獻公驕淫之君不應過其常月杜言獻公尋薨謂此子鮮之率差在獻公前耳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十室又云千室明

通稱。乘繩證反。疏注此一至通稱。正義曰司馬法成方反通稱尺證反。十里出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論語云百乘之家大夫稱家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邑之極此云唯卿備百邑知所言邑者皆是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故引論語千室十室明其大小通稱邑也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

貳能贊大事

贊佐也。少詩照反。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

卿

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

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民之名。弭徐武婢反。

如

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蠹

蠹害物之蟲。本又作蠹丁故反。疏注蠹害物

義曰釋蟲云蝸桑蠹李巡云蝸木蟲也穆天子傳云天子蠹書於羽陵撮去書內簡中之蟲是蟲在木中謂之為蠹昭三年傳云公聚朽蠹則在諸物之中皆名為蠹故云害物之蟲也害物之蟲既名為蠹故害於物者皆以蠹言之孫子兵書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是兵為財用之蠹也

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蓄音災。

弗許



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禮解節折升之於俎合鄉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旦反下懼難同焉於度反下將焉用焉能皆同介音界後注同。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鄉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

**疏**

注折俎至之事正義曰折俎

當依享法有體薦也享鄉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諸侯之待公鄉禮法亦當然也故此享趙孟而置折俎合鄉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是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故宋人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此享令司馬置折俎也

**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使舉是禮也沈云舉謂

**疏**

仲尼至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畧本意難知蓋於此享也賓主多有言辭時人跡而

記之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宋享趙孟之禮以爲後人之法且明述其意仲尼所以特舉此禮者以爲此享多文辭以文辭可爲法故特舉而施用之。注宋向至文辭。正義曰杜以賓主之辭禮有定式於此享也何以獨多故解其多辭之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也

**戊申叔孫豹齊**

**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

**疏**

注趙武命盈追已。正義曰沈氏曰知非

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從武

至故知趙武命也杜云後武遣盈如楚見此意耳

丙辰邾

悼公至

小國故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

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肱古弘反

丁卯宋戌如

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諸使

君自來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

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

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

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

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駟傳也謁告也。駟人實反傳涉總反

王

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

寅左師至

從陳

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

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皙星麻反復扶又反

庚辰子木至

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

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相忌。藩方元反

**疏**

以藩為軍正義曰

古人行兵止則築為壘塹以備不虞此藩籬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

伯夙謂趙孟

伯夙荀盈

**疏**

注伯夙荀盈。正義曰伯夙即是荀盈於傳亦

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為別有伯夙非荀盈也

曰楚氛甚惡懼

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徐扶云反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



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徐丁仲反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

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

退

大宰伯州犁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

及三

為明年子木死起本

疏

志將至及三。正義曰志將逞乎言其不得逞也在心為志出口為言志

有所之言乃出口故志以發言也與人為信必言以告之故言以出信也於人有信志乃得立故信以立志也人之處身於世常恐不得安定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俱備然後身得安定欲安其身用此三者以定之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不久何以得及三年趙子盍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

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盡

也斃踣也。單音丹注同斃婢世反踣蒲北反疏

匹夫至其死。正義曰匹夫謂賤人也賤人一為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盡踣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踣謂倒地死也

若合諸侯之卿

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不病者單斃於死

疏

食言者不病。正義曰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謂無信為食言也非子

之患也

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之

濟成也。僭子念反不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



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

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方可倍楚。夫如字或音扶

子何懼

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

我

稱舉也。疏。夫能至及是。正義曰夫謂宋也宋能致死助我今晉師與宋致死不但唯敵於楚雖更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力倍於楚可也子何須懼焉又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故其功多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

疏。注兩事至敦之

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疏。正義曰案傳

上文六月戊申叔孫豹至丁卯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見之議也子木既有此請季孫在國聞之季孫使謂叔孫者

使人就宋謂之也於時季氏專魯國之利害季孫所量自慮

兩屬貢賦必重疑邾滕將為人之私故令豹比視小國此直

季孫意耳非公意也若是餘人為使季孫以已意命之無敢

違者但叔孫疆直季孫所憚告以已意恐不見從故假稱公

命以敦勸之望其敬公命而遂已志也長厯丁卯是六月二

十一日也辛巳是七月五日也丁卯已有此議辛巳方始結

盟則叔孫既得公命其去盟日猶遠反魯覆請足得往來但

叔孫知非公命不復更請臨盟則率已之意自從所欲故釋

列云豹不登朝固請受命而行邾滕降次事非機危既不馳

請又不辭會率意改命失命之甚是言既而齊人請邾

其間足得反請而叔孫不請故責之也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

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

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

疏。注季孫至貶之。正義

非得有命此以公命非可知叔孫亦知非公命故不肯從

之其實叔孫違命止違季孫意耳但季孫假以公命謂之叔

孫雖內知非公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叔孫既得此命宜應



宜聽從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豹宜崇此大順之道以顯弱命之君而乃按計公言是非不肯同於小國遂其小是以忘大順故敗之此義至妙唯杜始得之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案經去其族是文貶也傳言違命是實惡也賈服違經反傳背左氏異孔子孔子貶之賈逵賞之丘明言其違命服虔善其尊國是不以丘明之言解左傳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也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

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悉楚反或如字狎戶音庚

甲反更音庚疏且晉至久矣。正義曰陳蔡鄭許作南作北成在是晉楚更代主諸侯之盟實久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子

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疏注小國主辨具。正義曰盟實大國為主。辨皮竟反

而此云小國主盟知其主辨具也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疏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耳之類皆小國主備之法當小國執牛耳鄆衍吳公子執之者於時吳為盟主夷不知禮故自使其人執之也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敵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國有所主楚為晉細不亦可

乎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

正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

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坐才臥反飲於鳩反疏注客一至為客。正義曰享宴之禮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為客燕禮者諸侯燕臣之禮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乃云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



賓賓出立于門外更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揖之賓即客也  
是客一坐所尊也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二十三年傳也  
魯語云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路堵父為客羞鼈小堵父  
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  
吾聞之先子曰祭養上尸享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  
也是一坐所尊敬之事也案燕禮記曰公與燕則大夫為賓  
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又聘禮燕聘賓則以上介為賓此宋  
公享大夫以趙孟為客者燕禮謂與已之臣子燕嫌卿敵公  
故以大夫為賓聘禮據特來聘者敬其使人故使介為賓此  
則兼享晉楚大夫異於常禮以尊敬霸主之國故令趙孟為  
客服虔云楚君恒以大夫為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  
楚先歆為盟主故尊趙孟為客案此享宋為主非楚為主服  
之妄也劉炫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子木與之言弗  
屈建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七西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敵敵

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 **天** 子木至 **坑** 對也

正義曰上云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是也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 對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 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語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

其德。歆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

所金反 **疏**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正義曰晉諸誓祏對范宣子

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二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

及為元師居大傳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

服虔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大傳也



盟

重結晉楚之好。好呼報反。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過

鄭。壘。力勇反。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段。從才用反。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詩以子言志

展賦草蟲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蟲

直忠反召上照反下同忡勑忠反覯古豆反降戶江反又如字下注同

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

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

鶉順倫反賁音奔

疏

此詩者義取人之無善行者我以為君是時鄭簡公是穆公之玄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

君以為非兄而規杜非也

第篋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

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第篋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

之言闕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闕音域徐況逼反使所吏反注同篋音賁。云篋謂之第孫炎曰牀也郭璞曰牀版也然則牀是大名篋是牀版檀弓云大夫之篋與篋名亦得統牀故孫炎以為牀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

成之比趙孟於召伯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盡津忍反樂音洛下

注及文至樂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

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趙孟曰吾子之惠



也

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

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然顧禮儀。印一刃反蟀所

律反大康音泰居音據好呼報反下同瞿居什反

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

保家之主也。正義曰大夫稱主言是守家之主不亡族也下云數世之主亦然

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敖五報反焉於虔反下政其焉往同

若保

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

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倡昌亮反

疏

詩以至賓榮。正義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是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鄭君貴未有罪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

其上也但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怨怒當自須掩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為對賓之榮樂也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

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侈昌氏反又戶氏反字林充鼓反稔而甚反熟也穀一熟故為一年文子

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上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主反

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宋欲

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疏樂以至可乎。正義曰印段賦蟋蟀樂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愛之守位必固在人後亡不亦可乎。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正義曰



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鬪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如服此言免死謂止兵不鬪民免死也杜以爲謙則向戌自以爲已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去起呂反下皆同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

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敝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婢世反云蹄也厭於鹽反

徐於廉反疏廢興至諸侯。正義曰言之術者謂德刑禮義是術也皆兵之由者謂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興不畏則亡故云皆兵之由也言不亦誣乎者謂廢興存亡悉皆由兵向戌之意以廢興存亡不須用兵是實須而誣罔云不須故云不亦誣乎服虔曰斃蹄也一日罷也則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削而投之。正義曰宋公賞邑書之於札向戌執之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而又投之於地也向戌初謀此事子罕不即止之而至此始怒者蓋初謀子罕不知或子罕初亦不覺久思乃知其非也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

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直也。已音記



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

何以恤我我其收

之

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向戌之謂乎

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

成及彊而寡

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

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娶七佳反無咎音無本亦作无咎其九

與東郭偃相與氏

東郭偃姜之弟相息亮反

崔成有病

而廢之

有惡疾也

疏

注有惡疾也。正義曰若非惡疾猶堪為後以疾而廢明是惡疾疾之惡者也

不知其何疾也論語稱伯牛有疾不欲見人淮南子云伯牛癩此崔成猶能作亂未必是癩也彊無病亦不得立者愛後妻欲立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

明故也

終老。朝如字一音直遙反

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

宗邑也必在宗土

宗邑宗廟所在宗土謂崔明

成與彊怒將

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

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

夫子謂崔杼

疏

父兄莫得進矣。正義曰成彊是崔杼之子而云父兄者成彊之意以崔杼在

无咎與偃棄遠宗族不可自斥於已故舉宗族父兄也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

告盧蒲癸

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癸。癸普結反徐敷結反

盧蒲癸

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

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

則慶

他日又告

成彊復告復扶又反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

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

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養馬者寺人奄士。難乃且反女音汝圍魚呂反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

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言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

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請為子

偽反下注嬰為為齊莊同堞音牒徐養涉反疏崔氏堞其宮。正義曰弗克

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

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嬰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人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

諸大墓開先人之家以藏之辟婢亦反徐出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

封當國當國秉政○楚薳罷如晉蒞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罷音

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

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

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

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

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

○賃女鳩反以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

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疏



注謂斗至詳矣。○正義曰斗建從甲至癸十者謂之日從子至亥十二者謂之辰傳言辰在申者謂其日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為在申也九月當建戌而建申故為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至今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者厥法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為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為應有二十六閏也長麻推得二十四閏者杜以長麻實於其間分置二十四閏釋例云閏者會集數年餘日因宜以安之故閏月無中氣斗建斜指兩辰之間也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知斗建之在申斗建在申乃是周家九月也而其時麻稱十一月故知再失閏也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然則前閏月為建酉後閏月為建戌十二月為建亥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為時災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摠書春也尋案今世所謂魯麻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杜言以儀審望者大史鑄銅作渾天儀列二十八宿之度設機關候望以測七曜所在故於彼鑄銅儀而審望之知此月斗建申也長麻

稱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麻以考春秋魯麻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秋相符也劉炫云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者以三十年終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又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為通計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

得無冰為災而書○應應對之應夏衛石惡出奔晉衛喜之黨書名惡之○惡

之烏路反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

晉告將朝楚。錫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

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耆市志反。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

楚為。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

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疏注十二至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



則甲寅乙未不得同月長麻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月不容誤知日也

傳二十八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

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疏注梓慎至其

此年傳鄭游吉云歲之不易宋向戌云飢寒之不恤是今年言之也明年傳云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於是宋亦饑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是詳其事也

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枵

也星紀

在丑斗牛之次亥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言乃當在亥枵今已在亥枵疏注歲歲至失次正義曰左傳淫行失次○枵許驕反疏及國語所云歲在者皆謂歲星所在故云歲歲星也五星者五行之精也麻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大白水精曰辰星此五星者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言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

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亥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亥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亥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漢書律麻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亥枵初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星紀為斗牛之次亥枵為虛危之次也九年傳稱晉侯問公生歲乃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言歲星大率十二年而一周天也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言其年歲星在亥也歲星右行於天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故此年歲星常法當在星紀明年乃當在亥枵今年已在亥枵是其淫行失次也漢書律麻志載劉歆三統麻散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一千七百二十八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剩得行天一周也三統之麻以庚戌為上元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一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以十二除之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為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欲知入次度者以次餘一百二十六乘一次三十度以百四十四除之得二十六度餘是歲星本平行此年之初已



入星紀之次二十六度餘當在婺女四度於法未入於玄枵也傳言淫於玄枵未知已在玄枵幾度此舉其大率耳而五星之次行有遲有疾有留伏逆順於厥法更自別有推步之術此不可詳也

**以有時蓄陰不堪陽**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也

蓄至發洩○正義曰傳先言無冰乃載梓慎之語則梓慎之語為無冰而發知時蓄謂春無冰也言以有時蓄者以此歲星淫行之年而有天時溫煖之蓄四時之序冬月當寒故溫則為蓄害也冬月盛陰用事陰寒在地當過陽使不出時應寒而溫無冰是陰陽相競陰氣不能勝陽故陽氣出地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也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其溫不出歲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而揔言其占耳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歲乘陰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按云蛇乘龍乃謂玄枵乘歲星非歲星乘玄枵也若必以此無冰謂歲乘玄枵所致則成元年春無冰者豈謂歲星乘玄枵乎成十六年而木冰者復是玄枵乘歲星也

**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是玄枵乘歲星也

○宿音秀下同

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也南方為朱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也曲禮說軍陳象物云行前朱鳥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是玄武在北方也龜蛇二蟲其為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七星共為玄武但歲星淫行在虛危之分故特指虛危言之耳傳言蛇乘龍龍即歲星也歲星不精木位在東方東方之宿為青龍之象故歲星亦以龍為名焉龍行疾而失次出於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星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龍宋鄭之星也

**龍宋鄭之星也**

星歲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鄭饑也

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若浪反

歲星屬木木位在東方東方之次皆是龍分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宋分壽星角亢為鄭分故龍為宋鄭之星也然則寅為析木之津析木燕之分野梓慎言不及燕別當有以知之非吾徒所能測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

**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耗呼報反疏 枵耗至何為○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復扶又反疏 之名也次有三宿虛為其中土虛不實而人

民耗損不饑何為也地氣發洩而使時溫無冰即是土虛之

事也於時魯國無冰是言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飢寒

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夏齊侯陳侯蔡

差於宋鄭故梓慎唯言宋鄭饑耳

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

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燕烏賢反薊音計

疏 之下止為楚屬發傳故杜明之陳蔡胡沈為宋盟朝晉

其齊燕杞狄先非楚屬其朝不為宋之盟也譜云北燕姬姓

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漁陽薊縣其國辟小不

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子獻公十

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孝公立

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齊侯將行慶封曰

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秦滅之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與音預下同陳文子曰

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小事大

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禮也○

正義曰言小國之事大國也當每事順從若未獲大國所命

之事但如其志之所欲即不待彼命逆即從之如其志意禮

也禮者自卑而尊人故先承意志是事大之禮也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

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

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子才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



免乎

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日人實

君

使子展

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廷于況反後同勞力

報反

吾日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

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大子班

之妻。傲五報反下同惰徒臥反君小國事大國古本无小字

疏

君小國事大國。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

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

子禍

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

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告晉而行。將為于偽反

蔡侯之如晉

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

盟君實親辱

君謂鄭伯還音環

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問鄭君應來朝否

駟人實反

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

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休福祿也。休許蚪反注同

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

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聘用乘皮束帛乘繩證反

以歲

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難乃旦反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

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

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



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

然其何勞之敢憚疏今執至敢憚。正義曰執事

還之語耳而執事有不利焉達盟言闕君德是於楚為不利也

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上復

與音預跋涉白末反草行三三震下艮上頤復上六

為跋水行為涉憚徒且反三三變得頤。頤以之反

曰迷復凶疏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

對之疏注復上至故凶。正義曰卦從下起從下而畫陰

陽之卦也上處極位位極更无所往故為迷也既迷而後反

本從下積而至迷是為失道已遠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

無應故凶也復易注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

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陽君象君失國而還反道德更

與也頤養也易注云頤者口車輔之名震動於下艮止其

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爵物以養人故謂頤為養也

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疏注謂欲至

義曰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疏其願。正

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疏其願。正

所是謂迷復疏又无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

葬而歸以快楚心疏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

能恤諸侯也疏亦難。正

義曰幾近釋詁文也十者數之小成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故舉成數以言之周易復卦上六爻云迷復凶有災眚用行

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易有十年之

語故游吉期之以十年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



也言楚不能復為害。禘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復扶又反下復顧同。

皆將死。禘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

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

福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

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

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疏注

○帑音奴惡如字一音烏路反衝尺容反分扶問反。旅

客至所在。正義曰易有旅卦傳言羈旅旅皆是客故為客

處也歲星常行之度此年當在星紀星紀是其所居之次也

今歲星棄其所居星紀之次乃客處在於明年所居之次言

其未應往而往向彼玄枵之次為客寄也昭三十二年傳云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當福之

衝其國有禍今失次於北故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

淫於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為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

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曰帑妻子為人之後鳥尾亦鳥之

後故俱以帑為言也天之分野鶉火周分鶉尾楚分歲星之

衝當此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也歲星客在玄枵准

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尾之於

鳥猶是一身故衝其身而及其尾此則禘竈能知亦非吾徒

所測也此與上文俱論歲星過次所占不同其事俱驗而丘

明兩載之是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效驗惟人所在言其知之

在於人各自。○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

有意見也。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

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相。疏。注至敵至郊勞。○

鄭息亮反下同壇徒丹反勞力報反。正義曰聘禮賓至

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无設壇之法下云先君適四國未

嘗不為壇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禮有壇壇者先

儒以為除地曰壇封土曰壇此并言除地封土者尚書金縢

云三壇同壇是作壇在除地之內故除地封土并言之服虔

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

讀為壇也按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

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下言草舍。外僕言曰昔先大

者不為壇則不除地故為草舍耳。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

自是至。次舍者。自是至。



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

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

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

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用於度反下焉用作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自解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說也

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

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

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

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

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

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嬖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數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

者。難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疏使諸至反之。正義曰崔氏之亂但是莊公之

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妻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



也

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別彼列反下同相取七住反本亦作娶。

曰宗不

余辟

言舍欲妻已。

疏

宗不余辟。正義曰男女辨姓則妻亦辟宗癸謂慶舍為宗言彼宗不於處相

也

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宗

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安也注同。

癸言

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

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

使執寢弋而先後之

嬖必計反下同欲為于偽反。

公膳日雉又雞

親近兵杖。先悉薦反後戶。

疏

公膳日雙雞。正義曰按禮記玉藻云大夫之常膳。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

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更

今膳日雙雞者齊國臨時之事不如禮也。饗人竊更

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徐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諺文云洎灌釜也字林

已蒞反饋其位反

疏

鶩舍人日鳧野名也鶩家名也李

巡日野日鳧家日鶩郭璞日鴨也然則謂之舒者舒遲也家

養馴不畏人故飛行遲以遲別野名耳其為鴨一也。而以

其洎饋水鄭玄云洎謂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

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洎去

肉而空以汁饋欲其怨之深也

疏 注二子皆惠公孫。正義曰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

可又十年傳日齊惠樂高氏皆耆酒是知皆惠公孫也

慶封告盧蒲癸 以二子 盧蒲癸日譬之如禽

獸吾寢處之矣 言能殺而 使析歸父告晏平

仲 欲與共謀 平仲日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

子雅子尾 知無音智

春秋統卷十八

三



曰子之言云

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

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文子之子無字

曰禍將作矣吾其

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

之疏

注慶封至之道。正義曰釋宮云六達謂之莊注爾雅者皆以為六道旁出杜以九達並九軌故亦以莊

為六軌也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善其不志於貨財

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龜兆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

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

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封。萊音來從才用反

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

無宇泣奉芳勇反

乃使歸慶嗣聞之

嗣慶封之族慶嗣繼嗣

之嗣本或作慶嗣誤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

子家慶封字禍

作必於嘗

嘗秋祭

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

志

悛改寤也。悛七全反寤五故反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

越

子息慶嗣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

難。戕在羊反難乃且反下外難同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

我必不捷矣

姜癸妻慶舍女

癸告之

告欲殺慶舍

姜曰夫子

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夫子謂慶舍懷皮逼反

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臨祭

事。大音泰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

至公所

麻嬰為尸

為祭尸

慶集為上獻

上獻

先獻者。疏慶集為上獻。正義曰祭祀之禮主人先獻。此祭慶舍泄事公與慶舍不為上獻而歸則於時公親在矣。又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集即繩也。為下殺慶繩張本。盧

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廟在宮內

環如字

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

優俳。優於求反。俳皮皆反。

疏

注優俳。正義曰優者戲名也。晉語有優施史記滑稽傳有優孟優旃皆善為優戲而以優著名。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也。今之散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之笑是也。宋大尉表淑取古之文章令人笑者次而題之名。日俳諧集。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音半。疏慶氏之馬善驚。正義曰善驚謂數驚古人。而

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

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疏

注魚里至觀之

正義曰杜以優在魚里士往觀之。劉炫以為國人從旁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但傳文不顯古事。難知。劉輒以為

規一何

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

鮑鮑國。介音界。

子尾抽桷擊扉三

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桷音角。扉音非。

門扇也。椽直專反。闔戶楹反。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葦

葦屋棟。刺七亦反。援音

爰。葦亡耕反。疏注葦屋棟。正義曰先儒相傳為然也。張字林亡成反。疏衡西京賦曰葦宇齊平。言諸屋棟簷高下等也。說文云葦棟梁也。是又名為梁。此是屋上之長材椽所以馮依者也。今俗謂之屋脊。以俎壺投

殺人而後死

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

慶繩

公懼

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言欲尊公室非為亂。為君子偽反。下為之誦同。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言公懼於外難。稅吐活反。一音如



字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

名。陳直觀反嶽五角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鑑古暫反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

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瘁在醉反本或作萃同食慶音嗣汜芳劒反

疏注禮食至不共。正義曰禮法食必先祭祭古之先食以示有所先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偏

擣于醢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銅羹於上銅之間祭飲酒於上

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論語云汎愛眾汎是寬博之

語故知汎祭為遠散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茅亡交反鴟尺之反刺七賜反亦不知既而齊人

來讓讓魯受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

邑。句古侯反下句瀆同疏注句餘至吳邑。正義曰此時吳君是餘

吳子夷末卒是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杜以為夷末者以慶

封此年之末始來奔魯齊人來讓方更奔吳明年五月而闞

弑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聚其族焉而居之富

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

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

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

殺慶封傳。殲子潛反。○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

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故鉏仕是反公子



鉏也本或作故公鉏者非瀆音豆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

反其邑焉

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邶殿齊別

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殿多薦反又如字注及下同。知六十邑者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則此亦是六十邑也。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惡鳥路反且夫音扶幅音福

[疏]

外不得宰。正義曰外猶

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夫民生厚而用利於

是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疏] 夫民至幅

日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乎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以為邊幅使有度也

使無

黜媢

黜猶放也。黜勅律反媢徐音慢

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

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

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

之

致還公

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

竟

釋放也竟音境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

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亂治也。治直吏反 [疏] 武

有亂臣十人。正義曰尚書泰誓文也亂治也以武王自言我有治理政事者十人鄭玄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大 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 闕天散宜生南宮适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疏不十人不足以葬

亂臣十人而得天下崔子若有十人唯得葬者武王聖人十人皆大德故有天下崔子是罪人又有十人是凡人故唯可以葬也所引武王十人者唯取同心之義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

崔氏大壁。拱壁。與我其拱壁。正義曰其者其崔杼也。居勇反徐音恭。疏。故云崔氏大壁拱謂合兩手也此壁兩手拱抱之。故為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一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柩其救反。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是眞。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

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為于伯有廷。偽反過古禾反。

勞於黃崖不敬

熒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勞力報反崖本又作涯魚佳。

反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伯有不戾。戾必還為。

鄭國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鄭祖守其家。

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言薄土。行潦之。

蘋藻

言賤菜。潦音老。蘋音頻藻音早。

寘諸宗室

薦宗廟。寘之豉反。季蘭。

尸之敬也

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敬也。正義曰此意取采蘋之詩也詩云于以采蘋南澗。

疏至尸。

齊季女彼詩采蘋於澗采藻於潦此并言行潦之蘋藻又別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也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此詩述教成之



祭寘諸宗室謂薦於宗子之家廟也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女之服蘭也

敬可棄乎

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

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

也

昭伯叔仲帶為于偽反下除而為之備一字並反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邇

邇近也

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暋

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足專任

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者

忠也

成伯榮駕鶩鶩音加鶩五河反

公遂行

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我

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自心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疏

向戌至楚也正義曰魯宋俱是朝楚向戌與叔仲昭伯言不同者二者並為楚是大國故朝其君昭伯欲令

公行故以國大勸公言大國可畏也向戌欲令公還故以君身規公言君死宜反也意異故言異耳

楚屈

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

禮喪如字又息浪反隙去

逆反本或作卻好呼報反

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

以此發例徵張

疏

注徵審至發例正義曰昭三十年

陵反本或作徵誤傳云非公且徵過杜云徵明也則此徵之訓亦為明明審此緩告者非有事故宜緩直是臣子怠慢耳杜序以故書為新意故於此發新例以明諸無事故而緩來告者皆是

議其怠慢也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盧氏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江西南昌府學棗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起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

**經**

宋為主人

淳熙本人作故非也

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淳熙本唯誤進

陳于晉會常在衛上

足利本後人記云晉會異本作盟會

甯喜至從赴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衛侯之弟節注

於當誅

宋本於下有法字是也

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

浦鏜正誤云罪當時字

書弟則示兄曲也

閩本監本毛本示作是



其君民食於深宮

補案民當作眠

宋衛吾匹不視邾滕

閩本監本視作是非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卯作亥不誤

非十二月也

毛本十作一非也

傳二十七

傳使烏餘具車徒

宋本毛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二節宋本摠入諸侯是以睦於晉注下

烏餘以衆出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足利本以下有其字是也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案劉炫云晉宋古文皆不重言諸侯正義曰定本重

有諸侯今石經及諸本皆重諸侯二字細玩傳文當以使諸侯至皆取其邑而歸為句下文諸侯是以睦於晉為句若此處重諸侯字則文理有碍然則晉宋古本是定本非也

祗成惡名止也

宋殘本祗作祗纂圖本監本毛本作祗亦非宋本作祗與石經及宋刻釋文合

祗適也

淳熙本誤入上注恐伐之未必勝之句下按唐人祗適也其字衣旁廣韻玉篇皆然

父子死余矣

顧炎武云石經余誤餘按石經不誤

注獻公所殺

宋本監本毛本公下有至字以下正義五節宋本摠入乃使文子為卿注下

夏免餘復攻甯氏

顧炎武云石經餘誤余案石經此處刊缺所據乃謬刻也

納我者死

釋文納作內云本又作納

注稅即至言終身

宋本監本毛本無言字

服之輕者

宋本服上重稅服二字

杜以言義不通

宋本言作其是也

大夫稼家

閩本監本毛本稼作之亦非宋本作稱是也



財用之蠹

葉抄釋文蠹作蠹云本亦作蠹注及正義同

蠹害物之虫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虫作蠹不誤正義放此

注蠹害物之虫

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摠入盟于蒙門之外注下

蝸木蟲也

宋本木下有中字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

石經楚字起之字止分作

二行行九字初刻似齊下多一字晉楚二字之間亦多一字

則固攜吾民矣

石經宋殘本岳本攜作攜

以為此享多文辭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文此本誤人今訂正

禮有定式

監本毛本定作足誤也

丁卯宋戌如陳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宋下有向字是也石經初刻向上有宋字後

刊去故向字一行九字案錢大昕云上又已書向戌此不當更言宋石經刊去是也

不能服而使之

纂圖本服作復非也

子木使駟謁諸王

石經此處刻缺閩本監本毛本駟作驛非也注文同

戊寅左師至

淳熙本左誤反

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石經及諸本作奐毛本誤渙

此藩籬為軍者

宋本此下有以字是也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石經及諸刻本作所淳熙本誤信

與宋致死

岳本無此四字沈彤云此疑因疏文誤增舊本無之

晉獨取信

淳熙本取作旺誤

則貢賦重

淳熙本貢作真非是



但叔孫彊直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

辛巳方始結盟閩本監本毛本方作乃亦非宋本作方是也。今從宋本

反魯復請宋本復作覆

而乃校計公言是非毛本校作較

楚為晉細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為作謂非也

欲推使楚主盟淳熙本纂圖本欲作故非也

路堵父為客浦鏜正誤路作露與國語合

公與燕宋本與下有卿字是也

無愧辭釋文愧作媿按依說文則當作媿

注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與爭句下

晉語訾祏對范宣子曰閩本監本祏作祐非也

諸侯無二心監本二字脫上畫考文云二作貳按明道本國語作二

及為元師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師作帥按作師是也國語作及為成師唐固注云為成公君師此元字亦當為成字之誤

晉荀寅遂如楚涖盟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寅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作盈與石經合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淳熙本于作子非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李善注荅東阿王書賦下有詩字似以意增也

注鶉之至君也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不亦可乎句下

牀第之言淳熙本第作第並非下同



曰既見君子

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曰上補又字非也

中心藏之

山井鼎云二本後人改藏作臧案作臧是也

不亡族也

閩本監本毛本亡作忘非也

故能受天之祜

宋殘本閩本祜作祐按釋文作祐

匪交匪敖

山井鼎云後人改匪交作彼交不知據何本案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說詳廣雅疏證五下

謂賦蟋蟀曰

纂圖本曰上衍詩字

即不淫也

宋本即不上重無荒二字

民皆愛之

皆字此本空闕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宋左師請賞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節經文及注在正義不亦可乎之後

注欲宋君稱功無之邑也

閩本無作至宋本監本毛本作欲宋至邑也以下正義三

節宋本摠入向戌之謂乎注下

自以為已免死也

宋本已作已下同

而子求之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求下有去字閩本初刻無後刊擠

以誣道蔽諸侯

石經及諸本作蔽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案正義云董遇王肅本皆作蔽謂以誣

人之道掩諸侯也與陸氏異惠棟云蔽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云以邦成弊之鄭衆曰弊之斷其獄訟也服虔又作斃字異而音義實同也

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斃

閩本監本毛本上斃字改

做下改弊案斃踣也本爾雅釋詁文

左師辭邑

淳熙本師作帥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石經初刻收誤牧後改刊惠棟云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誠以謚



我誠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惟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或古謚溢字通鄭氏訓為盈溢失之杜氏訓恤為憂九誤說文云誠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案段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洳也陸德明云洳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謚洳皆同部相假借

收取也 岳本也誤之

東郭姜以孤入 纂圖本監本毛本姜作彊誤也

曰棠無咎 石經宋本宋殘本無作无與釋文合惠棟云无見衛宏古文奇字今易无咎字皆從此

注有惡疾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慶封當國注下

疾之惡者也 宋本疾字上重惡疾二字

苟利夫子必去之 考文云宋板之作也非是

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 足利本帥作率

終入於其宮 宋本官誤言

間先人之冢以藏之 間諸本作開此本誤宋本宋殘本岳本冢作冢是也淳熙本誤冢

必能養民 毛本必誤以

申鮮虞來奔 纂圖本申作中

以應大止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大止作天正是也

具依春秋經傳 監本閩本毛本具作俱

大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 監本毛本七十作九十李銳云晉書志作七十宋本

是也

經二十八年

以絕位不為卿 淳熙本卿作罪非也



楚子昭卒

案史記論衡吉驗篇昭作招

**停二十八年**

注梓慎至其事

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摠入不饑何為注

飢寒之不恤

監本飢作饑非也

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

宋本耗作耗是也。今從宋本

一千七百二十八年

浦鐘正誤云一上脫計字從昭卅二年疏按

以十一除之

宋本一作二是也李銳云漢書三統術日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今改作二

而溫無冰

淳熙本冰誤淥

而有天時溫煖之蓄

宋本煖作暖

歲星自淫行天時自溫暖

監本行天二字誤倒

蛇乘龍

石經初刻地後改蛇

木位在東方

宋本木誤末

枵耗名也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閩本耗作耗與釋文合注及正義並同。今訂作耗

虛為其中

監本毛本為作危非也

飢寒之不恤

監本毛本飢作饑非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

淳熙本脫陳侯二字伯誤地

楚屬也

淳熙本屬誤子

今薊縣

淳熙本薊誤蘇

注陳侯至薊縣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子其勸行注

從之如志

此本如志二字誤作注今訂正



未可忘也

顧炎武云石經忘誤志案石經此處刊缺所據乃補刻也

入于鄭鄭伯享之

石經此處刊缺淳熙本不重鄭字非也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案漢書五行志引廷勞作往勞傲作敖下隋敖同釋

文於作于

君小國事大國

案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君小國釋文云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

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國案臧琳云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為國君是也唐定本因君國字古因改君字為小陸氏更參合古今古作君小國事大國則愈改而愈失其真猶幸有古本無小字一言考之正義為合而陸氏參合之迹亦不求而自見矣正義標起止君小國小字亦因釋文誤衍也

君小國事大國

宋本此節正義在恒有子禍注下

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淳熙本纂圖本三作二非案班經文作般

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岡本監本毛本駟作驛非也

跋涉山川

空儀禮聘禮注云詩傳曰較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較涉山川○宋殘本自必使而君君字起至知無能謀也謀字止缺兩葉

今執至敢憚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摠入周楚惡之注下

輔爵物以養人

宋本毛本爵作爵

吾乃休吾民矣

淳熙本足利本矣作也

禪竈曰

石經宋本岳本禪作禪是也

舍不為壇

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正義曰服虔本作壇惠士奇云壇壇二字俱從土而單直為聲似

古通用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壇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左氏亦古文當作壇為正



注至敵至郊勞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無昭禍焉可也注下

昭其禍

宋本昭上有以字是也

因循不廢也

宋本因上有言字

宣告後人無怠於德

石經後字起一行計十一字人無怠三字改刊

奉行大國之政

淳熙本行作其非也

國遷朝焉

宋本以下正義十五節摠入其將聚而戮旃注下

則女亦辟宗

閩本監本毛本女作妻非

言彼宗不於處相辟也

宋本於下有我字

寢戈親近兵杖

淳熙本近作迫

而以其洎饋

宋本無而字

子雅子尾怒

案惠棟云韓非子云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顧炎武云石經晏誤宴案石經日字上半猶存炎武非也

不敢洩謀

淳熙本洩作淺誤也

文子使召之

顧炎武云石經召誤君案石經此處刊缺炎武所據謬刻也

子家慶封字

岳本字誤子

幸而獲在吳越

毛本在作其誤也

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

石經一字起一行舍字起一行每行計十一字

慶雉

宋本宋殘本雉作雉是也案說文云頭衰翫雉態也從矢圭聲

又此祭慶舍泄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泄此本誤位今訂正



慶氏之馬善驚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馬字石經尚存一  
士皆釋甲束馬監本馬誤焉

國人從旁為優毛本旁作傍非也

劉輒以為規閩本監本毛本無劉字

桷椽也宋殘本作椽也非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宋本宋殘本岳本刺作刺是也

猶援廟桷動於薨閩本監本薨誤薨淳熙本作薨九非注同

此是屋上之長林宋本林作材是也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石經初刻人誤之後改正

羣臣為君故也石經初刻脫也後旁增入昇也

言欲尊公室宋本宋殘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

人必瘁石經作瘁誤也

慶封汜祭岳本作汜釋文同芳劔反案周禮大僕注寔讀如

取韭菹以偏擣于醢宋本偏作偏按儀禮作擣段玉裁

部需聲在四部其音畫然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宋本酒作食

穆子不說石經宋本作弗說與釋文合

吳句餘予之朱方淳熙本句作勾宋殘本予作子並非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石經叔孫誤倒

善人富謂之賞後漢書方術傳注引作善人富謂之幸



賈在句瀆之丘

案二十一年傳云公執子買于句瀆之邱此作賈未知孰是

在襄二十一年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足利本無襄字宋殘本宋本岳本足利本一誤五

與晏子邲殿

石經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邲作邲不誤下同○今並訂正

注六十邑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摠入皆曰崔子也注下

下云與北郭佐邑六十

諸本作云此本誤文今訂正

受而稍致之

淳熙本稍誤梢

武王有亂臣十人

宋本宋殘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無臣字與石經合案石經此行止九字蓋初刻有

臣字後改正也惠棟云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顧炎武云石經脫臣字失之

崔氏大壁

宋殘本大作之

注始求而知之

閩本亦誤作而宋本監本毛本作至是也

伯有廷勞於黃崖

釋文云崖本又作涯石經及諸本皆作崖

伯有無戾於鄭

諸本作伯纂圖本誤苟

濟澤至尸之敬也

宋本無尸之二字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宋公遂反句下

南間之濱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間作澗是也

如是女之服蘭也

閩本監本毛本如誤知宋本重是字之作子

飢寒之不恤

監本飢作饑非下同

成伯榮駕鶩

宋本駕作駕北宋刻釋文同說詳定元年

不以此廢好

纂圖本此廢誤比發

非有事宜

纂圖本宜誤且



故以此廢例

纂圖本亦作以例誤列諸本廢作發淳熙本亦誤廢。案毛本以作於義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八

止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八按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

起二十九年盡二十九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

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義曰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



午衛侯衍卒

無傳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正義曰衍

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打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衍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為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為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闕弒

吳子餘祭

闕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疏

注闕守

正義曰周禮闕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闕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之守門是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為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闕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闕不得君其君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

疏

注公孫至卿行○正義曰公孫段即

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為卿則此時未為卿矣未為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為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為卿者諸侯亦即以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之法也○晉侯使士

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

疏

注杞復

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為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為用夷禮也○吳子使札來聘子吳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吳子使札來聘子吳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札側人反疏注子至上國○正義曰上云闕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為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闕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



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  
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爲通嗣君通  
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過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  
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  
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  
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札在五月之下城札既訖乃有士  
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  
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追書在  
聘上耳札實公予不書公予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  
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  
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  
傳稱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爲上國也 ○秋

燕音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  
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 疏 注釋至朝正 ○正義曰公本  
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

禮親自祭廟今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日  
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  
楚者解釋公所以 楚人使公親禭 諸侯有遣使贈禭之  
不得親自朝正也 楚人使公親禭 禮 楚欲遣使之比  
○禭音遂說文云衣死人衣遣使所吏 疏 楚人使公親禭  
反下同贈芳鳳反一本作贈比必利反 疏 正義曰檀弓云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制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  
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卽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  
禭彼言請襲此言被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  
死而沐浴卽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  
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禭傳在  
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禭禭不得爲襲也卒已踰月不  
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禭衣所  
以衣尸既殯而使公禭者致禭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  
雜記致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禭也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僖十年猶致之況既殯也 ○注  
諸侯至之比 ○正義曰雜記云弔者含禭臨是諸侯之臣  
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有遣使贈禭之禮今以  
公身既在禮也輕魯欲以公 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  
依遣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



禭則布幣也

先使巫被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被音拂徐音廢邪似嗟反。

**疏**

被殯至弊也。正義曰案雜記諸侯使臣致禭之禮云委衣於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魯公依遣使之

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被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被除既了而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於庭也。被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被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禭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被殯比行朝禮自然致禭似布幣楚以親禭屈魯魯以被殯自尊令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具惡患之不肯親禭穆叔云先使巫人被除殯之凶邪既無而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乃使巫以桃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可患。

菊先被殯

如羊反鄭注周禮云菊若箒。疏乃使至被殯。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弼則與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菊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菊萑若可埽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菊先被殯若以楚子為臣然所以屈楚也菊是帶蓋桃為棒

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二月癸卯齊人

葬莊公於北郭

兵死不入兆。疏注兵死至北郭。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

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楚邾敖即位

邾康王王子圍為令尹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

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公還及

方城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使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正義曰蔡邕獨

**疏**

注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

也。正義曰蔡邕獨

也。正義曰蔡邕獨

也。正義曰蔡邕獨

也。正義曰蔡邕獨



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但上下通用

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

取卞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

而欺我言疏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卞將叛叛益疏我疏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醕多公謂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

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疏注以卿至賞之。正義曰公治先為大夫公今

以恩加賜知以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玄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為異耳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

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五月公至自

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而終不入

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

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

其臣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斂力驗反且無使季氏葬我。葬

靈王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

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疏葬靈至段往。正義曰鄭之上卿即子展



也。有事謂君適楚而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彼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

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盬音

古跪其疏注詩小至跪處。正義曰小雅四牡之章盬亦委反。盬也昭元年傳曰於文皿蟲為盬穀之飛亦為

巡曰皇間暇也啓小跪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固之故不得間暇而跪處也。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堅事晉

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蕃芳元反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早於晉楚○吳人伐楚

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以

刀弑之言以刀明近刑人。近附近之近○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

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餼許氣反

疏以子展之命。正義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放假其生時之遺命也是以得鄭國

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

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疏鄰於善

也。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為善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

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貸他代

反下同施始政反下文同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

皆得國乎得掌國政。向許丈反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



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疏〕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

杞田知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

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

事。知音智大叔音泰下同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

餘也屏城也。夏戶雅反注下皆倣此肄以二反詩〔疏〕夏

傳云斬而復生日肄方言云併餘也秦晉之間曰肄〔疏〕肄

是屏。正義曰方言云肄併餘也秦晉之間曰肄鄭云云

斬而復生日肄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植生小栽也其

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

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比毗志反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

伯女齊相禮子容高也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相

息亮反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

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

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昌氏反又尸氏反侈將以其力

斃斃力盡而自斃○斃婢世反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

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專則人實斃之絕句將及矣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為于僂反下文為之歌皆同公享之展莊



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射者二耦

二人為耦五口反

疏

射者三耦正義曰燕

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為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也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鄩鼓父黨叔為一

耦

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召上照反鄩才陵反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

女叔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

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愠紆運反

怒也怨也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不尚取之之取貨疏

注不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

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為夫人云不尚取之者先君不高尚

此叔侯之取貨也毋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為也劉炫以夫人愠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

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

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虢瓜百反焦子消反滑乎八反

晉是以大

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禮行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

何有焉

何有盡歸之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

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書魯之朝聘好呼報反



下好 府無虛月 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可必瘠魯以

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 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瘠在亦反母音無焉用於處反 ○杞文公來

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 不得以壽終說音悅壽音授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

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

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疏 好善而不能擇

人○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 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

疏 注魯以至禮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周南召南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 疏 歌周南召南

曰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為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且召公奭以為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已所職之國為文王先行先公賢化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三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







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必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各是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異之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

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

爲別故有疑言疏武康叔至疑言○正義曰康叔周公弟

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

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

其名而疑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爲之歌王

直聽聲以爲別不因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疏注王黍離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疏至爲雅○

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疏至爲雅○

正義曰王詩黍離爲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

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西

都周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既居洛邑復

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

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內之人怨刺者以

其政同諸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既是風體故大師別

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之王者以王當國猶曰美哉思

春秋之王人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曰美哉思

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傾滅故憂思猶有爲之歌

鄭詩第疏爲之歌鄭○正義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

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曰

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濟洛河潁

之間有號鄭之國取而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及幽王爲犬戎

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

取史伯所云號鄭之地而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

都也武公入作卿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

一篇皆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乎美其有治政之音疏曰美至亡乎○正義曰樂歌詩

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疏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



之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見於聲。內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是國其將在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眾，為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

**為之歌齊** 詩第八 **疏** 為之歌齊。正義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為齊。大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國人作鷄鳴之詩以刺之。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泱泱，弘大之聲。泱泱，於良反。章昭於康反也。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 大公，封齊為東海。表，表式。大音泰。

**國未可量也** 言其或將復興。復，扶又反。下不復，譏同。

**為之歌幽** 詩第十五 **幽周** 漆縣東北。疏，為之歌幽。正義曰：幽者禹貢雍州岐山，幽彼貧反。疏，之北原，濕之野，其地西近戎，北近狄，幽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栒邑縣是其都也。周室之先，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遷彼焉，由能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脩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之詩，以表志。大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幽時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音岳。又音洛。注同。下而又何樂而可以樂傲此為成于偽反。王，疏，曰美至東乎。正義曰：美哉亦美業如字。又于況反。疏，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時，為此聲也。

**為之歌秦** 詩第十一 **後仲尼剛定** 疏，為之歌秦。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為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為大夫。始有車馬禮樂射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

春風卷三十九



更有駟駘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注詩第至不同。正義曰此為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七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五篇蓋馬遷之謬耳。

**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

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汧苦賢反去起呂反又如字 **為**

**之歌魏** 詩第九魏姬姓國閔 **疏** 為之歌魏。正義曰

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甘本無魏君名蓋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為周王平桓之世魏君儉書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屨之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 **曰**

**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 颯颯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颯扶弓反

徐敷劔反韋昭音凡婉紆阮反 **為之歌唐** 詩第十 **疏**

險依汧音儉易以鼓反注同 為之歌唐。正義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大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曰唐侯其地南

有晉水虞子變父改為晉侯變父後六世至僖侯甚畜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叔虞初國亦以唐為名故名其詩為唐風 **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 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 **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為之歌陳** 詩第十二 **疏** 曰思深哉至能若是。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

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故察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為之歌陳。正義曰陳者大皞伏羲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都也帝舜之胄有虞遇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子



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媯是為陳胡公後五世至幽  
公荒淫無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篇皆陳風  
也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畏  
**自鄆以**

**下無譏焉**  
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  
**疏**

注鄆第至微也。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鄆者古高辛  
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  
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  
為八姓。唯有妘姓為鄆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焉。鄆是小國。世  
本無其號。諡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為周王夷厲之時  
鄆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  
皆鄆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禹貢兗州陶丘  
之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叔  
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  
作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鄆曹二國皆國  
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故也。  
**為之歌小雅**  
小雅小正亦  
**疏**  
為之  
歌小雅。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

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為正。又以政解  
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為  
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  
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  
賜以懷諸侯征伐以疆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福  
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繼伐受先王之福  
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  
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  
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  
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為小  
雅。述大政為大雅。既有小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  
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大雅故變雅之  
美。刺  
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  
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變。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  
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  
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頌不分。雅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  
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平  
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此風雅而來。故錄周南召南之  
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為詩之正經。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  
王之雅。所述文王之雅。亦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



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為之作風  
述天子之政則為之作雅就雅之內又為大小二體是由體  
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先於大雅故魯為季札亦先歌小雅

貳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音有哀其周德之衰

乎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疏曰美

至民焉。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  
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  
衰小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  
以為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  
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  
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虔為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  
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  
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  
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  
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虔而規杜非也。注衰小  
也。正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分言從大漸  
差而小故杜以衰為小也服虔讀為衰微之衰謂幽厲之時

也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疏注大雅至天下。正義曰大雅亦有

武王成王之詩杜雅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也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

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

容故但歌其美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疏注頌者至

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功告於神明疏注頌者至  
義曰鄭玄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  
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可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  
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  
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  
眾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  
云于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  
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  
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  
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禱告  
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  
政未大平則神無恩力故大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法



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量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  
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  
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  
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  
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  
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  
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曰至矣哉言道備。至  
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

直而不倨倨傲。倨音居。倨音據。徐曲而不屈屈撓。撓乃孝

遠而不攜攜。攜音攜。徐遷而不

淫淫。淫音淫。徐復而不厭厭。厭音厭。徐哀而不愁命

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德弘大。匱其位反。廣而不

宣不自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費方味反。取而不

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底丁禮反。行而不流制之

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八風平八方之氣節有度

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

故曰盛德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疏曰至至同也。正義曰至矣哉言其美之至

之所同也。以王道周備故為至美也。自直而不倨至

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札或取於

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

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

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倨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此

曲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

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偏。此邇而能不偏也。謂王者雖為在

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偏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

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為在下與之疏遠而能不有攜離

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淫蕩。去而覆反則為人所厭

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為下

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

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

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



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為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也。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德，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注：八音至序也。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注：頌有至所同。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削南籥者

象削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

文王之樂。削。疏。見舞象削南籥者。正義曰：樂之爲樂，音朔籥羊畧反。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堂，籥在庭。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注：象削至之樂。正義曰：賈逵云：削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云：削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頌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削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削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



削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足文舞則象籥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籥之舞故鄭玄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太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又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其削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鷺鳥指鳳凰則指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指此必傳於古其削指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削籥之間蓋

**曰美哉猶有憾**

憾本亦作憾胡疏注美哉至大平。正義曰歌聽聲而舞暗反大平音泰。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出口而

出樂音以詩爲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爾計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

**見舞大武者**

樂武王疏見舞大舞者容各知其德也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

**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殷湯樂。韶上昭反本或作招濩音護又戶郭反

見舞韶濩者。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



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

禹之疏見舞大夏者。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夏大也。鄭

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為民而不以為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沍沉域反。見舞

韶箛者舜樂。韶。箛。見舞韶箛者。正義曰樂記解

言韶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箛義。箛即簫也。尚書曰

箛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箛為名。箛字或上或下耳。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疇也疇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

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已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箛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

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疏注魯用至篇數。正義曰

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疏明堂位云四代之服器官

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四代而已。唯用四代之樂不得用雲

門大成故舞及韶箛而季札知其終也。先儒以為季札在吳

未嘗經見此樂為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

之意故杜辨之在吳雖已見此樂歌之文但未聞中國雅聲

其所言者皆聽聲而知非察其文辭。故取傳文證之明是素知其篇數也。其出聘也通嗣

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說音悅下皆同。無邑無政乃

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

歇也歇盡也。難乃且反。下皆同歇許謁反。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



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

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縞也紵直呂反 [疏]

注大帶至貨利。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大夫以素為帶禪其垂三尺者外以玄內以華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季札吳

卿也而以縞帶與子產者是其當時之所有耳吳始通上國未必服章依禮也杜以縞是中國所有紵是南邊之物非土

所有各是其貴知其示損已耳不為彼貨利也若其不然傳不須載明其有此意也孔安國云縞白縞也鄭玄禮記注云

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織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

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

敗後謂伯有。正義曰據二十七年傳伯有伯有次子展之下此年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上文云子展卒子皮為政者蓋鄭人以子展有大功使子皮代

父為上卿耳其父始卒國政猶在伯有下云伯有使公孫黑

如楚是伯有執政之事也適衛說遠瑗遠伯玉。遠其居反瑗于眷反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朝如字下文公子朝同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

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爭爭鬪之爭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言至危。幕音莫君

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

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



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

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

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萬公孫竈放

其大夫高止於於北燕蔓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

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

正義曰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回鄰不以禮出也放者

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

傳通以爲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夫立功立事

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而

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轍迹功遂而

身退高止既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爲幸斯乃聖賢之篤

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

矯厲以篤教也杜以高止之罪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

以止爲重故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

及之報反。好呼。○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

也此年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

豎曰苟請高氏有後請致邑豎高止子

仲之曾孫鄰敬仲高侯。鄰良敬仲也良猶

齊人至仲也。正義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

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之孫也世本又

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之孫也世本又

爲敬仲之孫今傳云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之孫也世本又

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鄰偃爲一人蓋鄰偃聲相近而字

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之孫之

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

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

齊人至仲也。正義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

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之孫也世本又

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之孫也世本又



祖父皆絕其祀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

人城縣而寘旃

晉人善其致邑。綿音縣寘之豉反旃之然反

○鄭伯有使

公孫黑如楚

黑子皙。皙星麻反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

言女世為行人。女音汝

子

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

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

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禘曰是盟也其與

幾何

言不能久也禘。禘鄭大夫。強其丈反禘婢之反。諶本亦作湛其與如字或音預幾居豈反

詩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

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紓解也。屢力往反長丁丈反下同紓直呂反

徐音舒解音蟹

然明日政將焉往禘。禘曰善之代不善

天命也其焉辟子產

言政必歸子產。將焉於虔反下同

舉不踰

等則位班也

子產位班次應知政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

世所高也

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喪息浪反除並如字

驅一讀上音丘具反下直據反

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

戾定也

不然

將亡矣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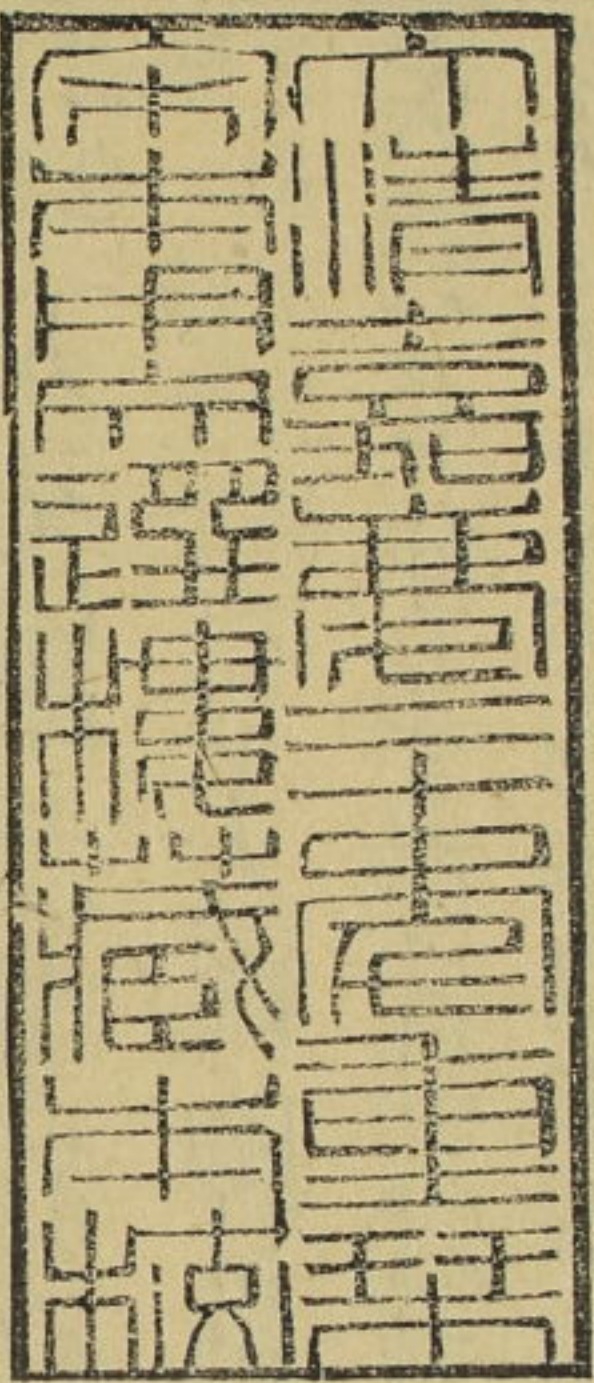
禘。禘曰善之代不善云云。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後子皮授子產政云虎帥以聽命

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產上也此禘。禘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及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子皮位為上卿故鄭人使知政耳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

春官大司馬



江西南昌府學棊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九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

起二十九年盡二十九

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第十九翻刻岳本襄下增公字並盡三十一年○案岳本此卷缺今以明翻本校

經三十九年

十一年春

毛本一作二非也

闔弒吳子餘祭

釋文弒作殺申志反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正義引同

令蓋以攝卿行

宋本纂圖本翻岳本闔本毛本令作今是也監本今字模糊

賈逵服虔皆以為夷未新即位

宋本闔本毛本未作未是也

傳三十九年

注釋至朝正

宋本釋下有解字以下正義五節摠入既而悔之注下



楚人使公親禭

案說文引傳作楚使公親禭

令楚欲遣使之此

諸本令作今此作比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欲下有依字是也

諸侯至之此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作比不誤

楚人以諸侯相於

閩本監本毛本於作好非也

祓殯而禭

岳本閩本監本祓誤祓注及正義同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

閩本監本毛本脫除字

公依遣使之比

宋本公上有令字

然後致亨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亨作享

自然致禭似布幣

毛本似作以

令贊曰疏云

宋本令作今

既無而行禭禮

宋本既無上有凶邪二字

芻是箒

宋本箒作帚是也

今世所謂茗帚者

閩本監本毛本帚作箒非

周禮家人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家作冢不誤

卜其兆域

閩本監本毛本卜作下宋本作辨是也

言楚君弱

淳熙本弱作郭誤也

璽書追而與之

石經宋本與作予案外傳亦作予

注璽印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且無使季氏葬我句下

璽印也信也

浦鏗正誤云信上脫印字是也

周封璽

段玉裁按本周作固按今月令作固封疆



又以玉

今本獨斷以上有獨字

欲之而言叛

石經初刊脫叛字即增言字下

祇見疏也

宋本祇作祇正義引服虔本亦作祇釋文同石經作祇是也凡唐石經廣韻皆作祇从衣从氏適也

毛詁父六經正誤云祇作祇誤祇音低祇稠短衣案祇稠之祇見方言從氏不從氏釋文云本又作多正義云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惠棟云疏當為誑字之誤也呂覽知接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誑誑高誘曰誑讀誑妄之誑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誑欲之而言叛非誑乎陳樹華云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矣誑呼光切見說文

公謂公冶曰

翻岳本謂誤問

固辭強之而後受

石經固辭二字誤倒

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勸公歸也

宋本正義無注字以下正義二節在遂注葬靈至段往使印段如周注下

蓋別有所掌兵子展守國

宋本兵作共闕本監本毛本作矣非也

不遑啓處

石經宋本遑作皇

皇暇也

宋本皇下有閒字按今本爾雅作俛暇也

以子展之命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其以宋升降乎注下

注治理至其城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摠入子賤之也注下

知治杞之地

宋本重治杞二字是也

周宗諸姬也

諸本作諸此本誤諧今訂正

夏肄杞也

岳本脫也字

鄭元云

案當作毛傳云

則昏姻甚歸附也

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齊高子容

石經本有齊字後磨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此行九字案錢大昕云此齊字後人妄加石經磨改本

是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大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他國左氏傳不可增損一字如此

相禮侍威儀也

淳熙本侍誤特

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石經此行九字斃字起及字止將及二字

改刊疑初作侈將及矣釋文所云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是也案漢書五行志引傳文斃作斃

爲此秋高止出奔燕

淳熙本纂圖本止誤正

展玉父

宋本翻岳本玉作王與石經合

公巫召伯仲

釋文召作邵案唐韻云魯有仲顏莊叔是仲當連下

下叔侯云

宋本下有文字是也

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

宋本悖無作爵欲非也

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貨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尚此本模糊據以補正宋本

此作地非也

追恨不殺靈王

宋本恨作欲非也

霍揚韓魏

諸本作揚石經初刻揚後改從才段玉裁云初刻作揚是也

焦在陝縣

淳熙本陝作邲非

何有盡歸之

淳熙本有誤存

書魯之朝聘

岳本脫之字

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爲

淳熙本君誤若

不得以壽終

宋本明翻岳本終作死



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閩本監本毛本豎誤豎

好善而不能擇人

宋本正義自此節起至君侈而多良節止愬入自免於難句下

文王改都於豐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豐作豐

故嗟嘆之

宋本嘆作歎

取詩為章

宋本取作歌

為之歌邶鄘衛

諸本作邶監本誤邶下同

兼并彼一國

宋本一作二是也

而必為三者

宋本必下有分字是也

注王黍離至為雅

宋本無離字

於漢則京兆郡鄭縣

齊召南云西漢京兆稱尹不稱郡鄭氏詩譜本無郡字河南郡同扶

風下亦衍郡字

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監本與誤為

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宋本後上有以字是也

為之歌幽

毛本作幽與說文合

美哉亦美其聲也

監本毛本亦作又非也

而受其地

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其下有故字是也

魏姬姓國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姓此本誤往今訂正

魏君儉嗇目福急

且是也監本編誤徧

險而易行

注云險當為儉字之誤也惠士奇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

為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杜云當為儉誤是也惠棟云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案文選張載魏都賦注



引傳作儉是也釋文依注音儉

則險節易行

宋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險作儉是也上文曰當為儉矣則竟易為儉字此漢人注經之例也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虛作墟案墟虛古今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案漢書地理志引亦作遺民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詩唐風正義史記吳世家引傳作遺風

何憂之遠也

石經何下有其字案詩唐風正義引傳作何其憂之遠也之遠上石經旁加思字非唐刻也

陳者大暉伏犧氏之虛也

閩本監本毛本犧作羲

帝舜之冑

毛本舜誤堯

言季子聞此二國歌

淳熙本二作一非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三亦誤

而好衣服

浦鏜云好下脫絮字從詩譜增

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地名

浦鏜云之下脫北字從詩譜增也

代殷繼伐

宋本監本毛本作伐殷繼代閩本惟上伐字作代按詩序皇矣是代殷之詩文王有聲是繼伐之詩此本是也

既有小雅之體

補案小雅下當有大雅二字

無復小體

浦鏜正誤小作別

本由此風雅而來

宋本此作比

思文武之德

監本武作王毛本作工並非

謂有殷王餘俗故末大衰

宋本淳熙本無衰字史記集解引注文同正義云故使周德未



得大也亦無衰字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可也

閩本亦作可宋本監本毛本作者

未嘗不祭羣神祖廟

浦鏜正誤祖廟二字作但字屬下讀

頌詩止法祭祀之狀

宋本監本毛本法作述

纔如變風之美者

閩本監本毛本如作知

曲而不屈

史記屈作誦案作誦是正字古人言詰誦猶今人言屈曲也

處而不底

石經底作底非案說文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氏聲玉篇同廣韻云底下也止也

倩疑在下

宋本監本毛本倩作猜

象箏舞所執

足利本舞下有者字李善注文選長笛賦引同

言天下樂箏去無道

段玉裁云箏當作箏此以箏訓箏也

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箏之舞

浦鏜云詩下脛序字則疑即字誤

不應復象文王之伐

浦鏜正誤應作言

故此直言舞也

浦鏜正誤舞作象

捐鳳凰

宋本鳳作皇是也

其箏拍字同也

宋本監本毛本拍作拊

四成而南國是疆

宋本疆作疆浦鏜云禮記正義云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

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以象以一代大樂

閩本監本毛本下以字作為亦誤宋本作非是也。今從宋本

見舞韶濩者

諸本作韶釋文云本或作招



韶亦紹也

補鐘正誤亦作言

聖人之宏也

蔡邕注典引引作聖人之治也

樂記解此樂名

宋本名下有云字

言簫見細器之備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也此本誤也今改正

如天之無不疇也

案後漢書宋穆傳注引作如天之無不燾史記同是二字古多通用

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

淳熙本涉誤步

公叔發

案禮記檀弓注云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傳作發故云或作發

言晉國之政

諸本作政史記正義引作祚

故政在家

案史記正義引作故政在三家也

放其大夫高止於於北燕

諸本不重於字此衍文也

注實放至示罪

宋本此節正義在故難及之句下

故傳通以違文

閩本監本毛本違作為宋本作以違為文是也

齊人至仲也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晉人善其致邑句下

禪諶曰

惠棟云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後漢有卑躬為北池大守杜改卑為禪俗又改湛為諶古文盡亡矣釋文猶作湛云本亦作諶段玉裁云禪諶之名蓋本是熾字熾者炷也炷者行竈也故禪諶之字曰竈

不然將亡矣

石經將亡二字改刊初刻脫將字後增正也

故鄭人使知政耳

宋本無耳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







